

哈萨克族： 歌和马是两只翅膀

哈萨克族人口为1250458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及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的天山草原及与新疆毗邻的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住在原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哈萨克族自治州的哈萨克族，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于1984年6月大部分返回新疆。甘肃、青海的哈萨克人，是从1934年开始由于不堪忍受新疆军阀的压迫和屠杀而转徙逃亡而来的。



毡房

哈萨克族源比较复杂，一般认为，主要是古代的乌孙、康居、阿兰(奄蔡)人和原在中亚草原的塞种人、大月氏以及此后进入这个地区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铁勒、契丹、蒙古等各族人融合而形成的。从13世纪初蒙古民族强大，到15世纪哈萨克汗国的建立，前述有关哈萨克族源的一些部落和民族加快了联合的步伐。而哈萨克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与历史上的“白帐”汗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乌孙、克烈、乃蛮等部落也被迫西迁。蒙古帝国的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各有部分地区是哈萨克人的牧地。不久，由于领土分封，造成了金帐汗国新的割据局面，在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建立的白帐汗国于14世纪统一了整个金帐汗国。

哈萨克族的祖先建立过区域性政权，这个政权在历史上称哈萨克汗国。1456年，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汗，率部离开乌兹别克汗国，东迁蒙古兀儿斯坦(东察合台汗国)。这些脱离乌兹别克汗国的牧民，被称为哈萨克人，他们在新的牧区建立起以克烈汗为首的哈萨克汗国，人口有20万。

明景泰七年(1456年)，白帐汗国最后一个可汗巴拉克之子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汗不负众望，率领哈萨克诸部东迁楚河流域和塔拉斯河流域，建立了独立的政治实体——哈萨克汗国，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从而吸引了周邻大量游牧部落前来加入。

哈萨克汗国建立以后，哈萨克诸部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经济上得到迅速发展，汗国的领土也不断扩大。15世纪50—70年代初，哈萨克汗国拥有钦察草原和中亚的论答刺、突厥斯坦、乌尔根奇等地。1500年，占领河中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哈萨克汗国的领地，南面包括锡尔河流域，东南部包括七河地区，东北部包括巴尔喀什湖东部和南部地区，西部包括玉鄂奇河流域等地。1698年至1718年，哈萨克族的许多部落，按照部落谱系划分为三个玉兹。大玉兹被称为右部，主要分布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塔拉斯河以及伊犁河到锡尔河的广阔地区；中玉兹称左部，主要分布在大玉兹以北，夏牧场在锡



马背上的哈萨克人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哈萨克族聚居区逐步完善，哈萨克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

1954年11月27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后因严冬季节不便开展庆祝活动，报经国务院批准，将州庆日改为每年9月1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下辖塔城、阿勒泰两地区和州直10个县市。自治地方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哈萨克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哈萨克族大多数人从事畜牧业。新中国成立前，畜牧业以世袭部落经济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分阶级、不定成分的稳定政策。同时考虑到广大贫苦牧民的利益，做到牧民、牧主互利，提高了牧工的劳动报酬，废除了部落头目的封建特权。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和公私合营

丰富的族源

活，从而吸引了周邻大量游牧部落前来加入。哈萨克汗国建立以后，哈萨克诸部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经济上得到迅速发展，汗国的领土也不断扩大。15世纪50—70年代初，哈萨克汗国拥有钦察草原和中亚的论答刺、突厥斯坦、乌尔根奇等地。1500年，占领河中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哈萨克汗国的领地，南面包括锡尔河流域，东南部包括七河地区，东北部包括巴尔喀什湖东部和南部地区，西部包括玉鄂奇河流域等地。1698年至1718年，哈萨克族的许多部落，按照部落谱系划分为三个玉兹。大玉兹被称为右部，主要分布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塔拉斯河以及伊犁河到锡尔河的广阔地区；中玉兹称左部，主要分布在大玉兹以北，夏牧场在锡



马背上的哈萨克人

农牧结合的今天

牧场的变革，不仅增强了畜牧业抗灾能力，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和牧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定居后牧民居住相对集中，相互交流增多，组织文化活动更为便利。电视、电话、广播等传媒手段促进了牧民信息量的增长，牧民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在哈萨克族地区实施“农牧结合”的方针，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指导下，贯彻“扩大耕种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并举”的

尔河中游及卡腊山脉一带，冬牧场在托博尔河、伊斯姆河、努腊河、萨雷苏诸河流域；小玉兹称西部，领地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西部地区。

17世纪末，西部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开始强盛起来，不断向外扩张。17世纪70年代，准噶尔部噶尔丹向南扩张至青海和新疆西部，哈萨克各部常遭准噶尔部的侵扰。哈萨克汗国一度衰落。自此，哈萨克族展开了反抗准噶尔封建贵族集团的艰苦斗争。

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统一了新疆，从而为西域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766年，清政府敕令伊犁将军：“伊犁等处土地辽阔，人烟愈多愈善，哈萨克如不得游牧地方，或畏惧劫掠，情愿内附者，即行收留。”1767年，清政府告知哈萨克中玉兹可汗阿布赉：“哈萨克牧民可以到伊犁等地游牧。”这样，从18世纪60年代起，哈萨克开始陆续迁到自己的先民(祖先)的故乡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游牧。此后，哈萨克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1864年，中俄双方签署《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侵占了我国西北边疆大片领土，一些哈萨克部落被迫迁往“巴塔”，内容是：“愿你的锅里油水不断，求你的餐布(餐桌)美食常在，祝你的全家幸福美满。”哈萨克人坚信“巴塔”的力量是神秘而强大的，有谚语这样说道：“雨水染绿大地，巴塔成就英雄”、“美好的巴塔能让一个人走好运，没有巴塔却使一个人遭厄运”。

在哈萨克人聚居的地方，老年人不论男女与贫富，都非常受人尊重。晚辈们见到他们，要行礼问候，用“阿克萨哈勒”(老人家)、“阿帕”(大妈)等尊称代替其名。老人说话时，晚辈们绝不能打断插话，更不能在他们面前抽烟喝酒。老人下马时，晚辈要出来迎接，扶其下马。进房时，要让老人先进，并坐屋子的上方正中位置。吃肉时，要把羊头、羊腿端给老人享用。

撒喜礼仪贯穿哈萨克人的整个一生。婴儿出生要恭喜，男婚女嫁要道贺等等，只要有值得喜庆的大事小事，都会有妇女拿着一把把

无处不在的“巴塔”

哈萨克族的节日与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一样，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主要节日除肉孜节和古尔邦节外，还有“那吾肉孜”节。前两个节日虽然源于宗教，但已变成哈萨克族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日，为国家法定的民族节日。“那吾肉孜”节则是哈萨克族信奉伊斯兰教之前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春节。

哈萨克族很早以来就使用十二生肖的日历。这些生肖纪年的起点是日夜相等的春风(3月22日)，叫“ULES”或者“那吾肉孜”(NAW—REZ)。“那吾肉孜”是“新年”的意思。生肖从“那吾肉孜”这一天开始转换，这一天算作新旧更替，叫“春分”(ULES KUN—NI)。“那吾肉孜”日，家家做“那吾肉孜”粥。哈萨克人成群结队，走村串户，挨家喝粥，吟“那吾肉孜”诗，拥抱祝贺，祝愿新年牲畜旺盛，庄稼丰收。专为那吾肉孜节准备的份肉煮好后，需端到受人尊敬的长者面前，老人致祝词，祝牲畜兴旺，乳汁丰盈。

在哈萨克人的日常生活里，“巴塔”(即祝福)无处不在，无时无刻。如从婴儿降生、取名到婚嫁，从宰畜、用饭到出外办事、搬迁异地，从过生日到过节等，人们都很自然地把致“巴塔”作为重要的礼仪，以此表达对人、对事物的良好祝愿。针对不同的对象，“巴塔”的祝福内容也不同，如到别人家做客，饭前饭后致“巴塔”，内容是：“愿你的锅里油水不断，求你的餐布(餐桌)美食常在，祝你的全家幸福美满。”哈萨克人坚信“巴塔”的力量是神秘而强大的，有谚语这样说道：“雨水染绿大地，巴塔成就英雄”、“美好的巴塔能让一个人走好运，没有巴塔却使一个人遭厄运”。

在哈萨克人聚居的地方，老年人不论男女与贫富，都非常受人尊重。晚辈们见到他们，要行礼问候，用“阿克萨哈勒”(老人家)、“阿帕”(大妈)等尊称代替其名。老人说话时，晚辈们绝不能打断插话，更不能在他们面前抽烟喝酒。老人下马时，晚辈要出来迎接，扶其下马。进房时，要让老人先进，并坐屋子的上方正中位置。吃肉时，要把羊头、羊腿端给老人享用。

方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使哈萨克族地区畜牧业生产有了稳定可靠的基础。

工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哈萨克族人已不再是单纯的放牧民族，逐步实现了农牧结合的定居放牧。随着生产不断发展，哈萨克族农牧民的收入逐年增加，社会购买力也随之提高。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哈萨克族牧区的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普遍改善和发展。

进入21世纪，党和国家制定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哈萨克族人民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保证了哈萨克族的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本文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
杨鸥编辑整理

或一盘盘的喜糖、奶疙瘩、包尔沙克等美味干食，不时地抛洒向欢乐的人群，以示有喜同乐、有福同享、喜事不断。

哈萨克族民歌的来源丰富，内容十分广泛。哈萨克族民歌多表现古代氏族部落的生产生活、观念信仰，这些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古老的风俗习惯、情趣志向密切相关，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生活习俗中被直接运用。

古代民歌流传极广，运用较多的一种体裁就是祷告。这是根据民族习俗而流传下来的，为表达真诚的情怀而创作的民间歌谣快板。古代哈萨克族人生活中许多习俗少不了祷告。而几乎所有的祷告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祈求获得福祉。始终把幸福的降临与幸福之神柯德尔紧紧相连。哈萨克人认为“美好的心声就是一半财富”，因此特别珍视诚挚的祷告。在大庭广众面前，如果能得到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们的祈祷祝福是莫大的荣幸。人们甚至认为通过祈祷得来的福祉会代代相传。由于祈祷祝福是具有永久感召力的体裁，所以至今仍人们在人们中间广为流传。

哈萨克族民歌中最富民族特色的就是对唱。对唱，就是两个阿肯(即对唱者)即兴进行创作比赛。在哈萨克族人之中，对唱技艺相当普及。在婴儿诞生礼仪和结婚典礼上，人们围聚在一起，互相结成对子，开始对唱。甚至在悠闲的放牧之际，在漫漫的搬迁途中，或在探亲访友的路上，或在家中来了贵客时，人们偶然相遇，也会用对唱的方法，通过短短的几句唱词，互相问候，互相戏谑，互相较量，这种现象已蔚然成风。

阿肯弹唱是生命力很强的民间文学体裁，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对唱作品在群众中流传。现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所辖各地、县每年都组织阿肯弹唱会。阿肯唱词的内容紧跟时代步伐，对唱技艺也有了很大提高。

哈萨克族的音乐舞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冬不拉和胡布兹、斯布孜合等是主要民族乐器。冬不拉尤其受哈萨克族群众喜爱，多用桦木等材料做琴身，用羊肠制弦。传统的哈萨克族舞蹈，多以模仿飞禽走兽的动作为特征，夸张幽默，生动传神，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传统的舞蹈有《哈拉卓尔哈》(又译“黑走马”)。



哈萨克族舞蹈

◎TA说民族

智慧与天真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一位哈萨克诗人曾经说过，你的智慧像你60岁的父亲，你的天真像你15岁的母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对我们哈萨克人的精神素描。歌和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膀，牵了马来骑马认路，跃上马背千里驰骋，一路引吭高歌；翻身下马，品饮马奶，弹起冬不拉放声歌唱，草原四季为之转换，生生不息，一派生机勃勃。

好客是哈萨克人的天性。千百年来，过往商旅陪客，都是经由哈萨克草原通往他方，于是，丝绸之路便这样成为草原的历史文化记忆，镌刻于茫茫草原和雪山白云之间。古往今来，在哈萨克草原经常会有望门投止的旅客，他们可能是一国使者，或许是迎宾队伍，抑或是草原游侠，也有那些闻名遐迩的阿肯(吟诗诗人)，等等。面对他们，任何一家哈萨克人都会倾其所有，盛情款待。在太阳落山前，留不住客人的哈萨克人家，是无颜生活在这方草原的。这就是无形的族规，在草原上被世代恪守。即便现今早已步入城市，但是这种草原记忆自然而然也一同带入，被同胞们墨守。记得有一次回到家乡，在城里见到了几位朋友，他们执意邀请我到家里做客。他们说，虽然现在一切都很方便，可以在酒店餐厅相聚，但是毕竟到家里一坐，吃一顿家常便饭，那是古老规矩，可不能破。于是，那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胜过在外的盛宴，十分温暖。而过往客人，享受到的则是一种文化。

哈萨克人传统的生产方式是游牧经济。尤其是在冬天，白雪覆盖大地，把所有的草压在雪底，家畜无法觅食。只有马和羊天生会用前蹄刨开雪去吃草，而牛不能。即使如此，为了让马群度过寒冬，牧人会独自前往荒漠草原放牧马群。他只会在那里搭上一个临时的马圈窝棚，隔三五地去看一看马群。在窝棚里会搁置一些简单厨具，比如一把铜壶、一口铁锅、一两只碗、一个三脚铁灶，再放一些熏肉、马肠和面粉、小米、茶叶。自己来时就此搭伙，平常设若有谁经过，可以随意进去设灶做饭果腹。倘若来自自带干粮，他会适量留下，如果未带那也无妨，可以扬长而去，下次经过他会刻意带上，在无人看守的窝棚留下带来的食量。这就是一种互助友爱精神。面对严寒，在荒漠雪原马圈的窝棚无疑是温暖的去处。

记得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每当拆卸了毡房歇好牲畜准备转场前，大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毡房前灶灶周围的灰渣全部填进，再把垃圾也一同收来填埋，打理得平平整整、干干净净，才会上马离去。所以，在哈萨克人驻牧过的营盘，是看不到随意丢弃的垃圾杂物。那也是牧人的尊严所在，是他们的一种自觉行为，也是草原文化的内涵之一，千百年来被默默传承，已嵌入一个民族血液之中。哈萨克人环保意识极强，从小教育孩子不能采摘一棵青草，不能随意折断树枝，要保护自己不生存的环境。对水源的敬畏更神圣，如女不会到泉头溪边濯洗，水是生命之源，任何人都无权亵渎，这一点每一个哈萨克人已铭刻在心。

对于那些荒凉之地，哈萨克人有一句俗语形容为“连狗都拴不住地方”。但是，即便在过去荒凉无比的阿拉山口，眼下却建成了一座名闻天下的现代化城市。在这里，我见到了一位哈萨克族边防连副连长海沙尔(Khaisar)和一位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兼市政协主席康吉哈力(kenjje khali)。时代发展的车轮，已然将哈萨克人送到国门，守护着新丝绸之路的畅通。这里每年严寒酷暑，风期无限，常常飞沙走石。只有在无风的日子，远眺雪山依依，近看铁轨延去，驮负着历史重任。近在眼前的赤裸山脉，无语地诉说着这里的一切，还有铁路切过艾丁湖畔，向那山洼延去。那是一汪盐湖，看似一望无际，令人迷茫。怎或在面对的黑山头、精河、大河沿(其实，当地人称之为“Takheya jing”)看过来，也就是一条水线，眼下却显得汪洋恣肆。那些岸边弥漫的白渍，却是芒硝和积盐的结果，却坚决阻隔在铁路路基内侧。源源不断的输油管道和铁路油罐车辆，正是从这里通往内陆腹地。

当然，哈萨克人也率性天真。每当喜庆佳节，无论男女老幼，都会纵情歌唱，翩然起舞，充满欢乐。他们常常会相互祝福——让我们在喜庆的日子相见吧。其实，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他们都会觉得是充满喜庆的日子。这就是充满智慧与天真的哈萨克。(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哈萨克族刺绣